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為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為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洧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為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寶藉蔭為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為懷義參軍

寶從之爲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事寶寶彊毅未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日進檢校工部尙書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

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辱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郭署汙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實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

成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遏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徙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寔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西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

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人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絕之會部將劉浩刁頽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寶至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卽奔常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

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橐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

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忌已因徐綰亂與田頴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咍陶雅救之執鏐弟鑑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

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
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尙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
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
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
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
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
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
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
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
改易搖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

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
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於其間侵軼歲至及
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驩內撫民有恩痛
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
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
太子太師諡曰忠肅三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郃由副使
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
州以瓦橋濘潦道祁溝關郃方與劉守光厚乃昇叔處
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

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邠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邠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郭陷邠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辭曰敝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爲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卽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成

而還全忠表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尙書左僕射邠至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明天復初爲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爲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卽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爲檢校尙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

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頊旣彊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

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頊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頊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頊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與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以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

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爲勛軍，納之。旣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滸鄉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爲壁，伏兵于莽，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爭出鬪，殷分兵襲其壁，麾瀕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爲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黃巢爲盜，至廣

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百人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旻乘巢亂脅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謀殷。虛實完壘自守，殷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旻。李瑋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不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庾，殷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頊字公謹，滿字秉仁，岳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 九
字峻昭行旻字昌圖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
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
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
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
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
以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荆南
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
歲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彥謩代節度彥謩
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

謩方寢拔劍絕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謩曰而等負我
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爲留後且誣
彥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
敬玫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爲副敬玫盛兵出迎元
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逗留不進敬
玫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尙書爲節度使進檢
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
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旣歸儒告以忠勇
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
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顓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

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
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
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旣又劫還
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
晦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
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紈繡不可計瓌見
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
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
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爲
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戶以備饌軍中甲鼓無

遺夜擊闔爲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
誣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
解圍明年德誣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
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
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埔橋鎮
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
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斬黃招討
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
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

最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興林
樾閒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
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
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
愛惜官賞事平卽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
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
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
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
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逐
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誣合晏弘兵攻襄州

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
客之爲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
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
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
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
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
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
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旣度江
吏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

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搃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卽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

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諱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諱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貴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遣人纜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諱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

統卽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
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繼之喪繼以武備南又與
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
宗卽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
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
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
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
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
刺史趙匡璠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
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

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
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苟拘爲解
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州
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
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
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爲楚王時
諸道不止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
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
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
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

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
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
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
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爲梁匡凝
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
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
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
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
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
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

忠遂有荆南意昔荆南人與匡明不背我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
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
三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
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
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竝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劔節度使守忠
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
號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三州昭宗擢爲感義
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

假子及利闡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
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
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
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
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
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
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
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
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
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

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
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邏
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
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
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
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毬于口帝御延喜
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領而已左右白服罪卽執獻太
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
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

之妾周撫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
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
校司空守大散關攻兵攻關晟數郤戰潘氏遂大敗內
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玫取興鳳二州晟襲文
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
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
且畏建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
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
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
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

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爲机上肉
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陴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
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
周請爲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
而有禮旣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
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竝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
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資稍稍進秩黃巢亂
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
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劔門

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卽據三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資饜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鄣梗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敕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

心以彥朗與婚婭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賦相稽詬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戌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卽解縛使就館轡幕衾服皆具更養爲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卽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

解彥暉謀窘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郟王戒丕鎮鳳翔徒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劔號疥癆賓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癆賓衆曰諾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頰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

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爲招討使彥暉建皆爲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爲東川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爲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爲朱溫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爲害也甚矣

書也其矣

大姓世家氣薄者氣未盛而新者必衰故其氣未盛而衰者
袁京確也孫精傑也皆不... 其國之法皆以自全
殊之世禁地刺殺而令其... 入善之表... 實業
贊曰精元在... 其國之法皆以自全
禮與留券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陳儒傳計杯而食○南北監本作杯閣本作杯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二王諸葛李孟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瓜土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瓜土具言其狀玄寔歎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

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
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
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
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
所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責日急又收吾兵以
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
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
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
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
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

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
者我也尚誰索曰滂吏趣具騎滂卽奔還重榮遂主留
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
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
卽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
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
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
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
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
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

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卽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芻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

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以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詒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愙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

諫議大夫劉崇望齋詔論天子意兩人聽命卽獻謙
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熅長安復
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
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
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
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
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卽拜節度使
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
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大傅兼中書令封琅邪
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蘊亦爲忠武節度使

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
推爲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
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
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
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
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
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
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
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
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珙兵

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街帝登樓諭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徒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

皆流涕旣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鐔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鄂行瑜兵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

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顏
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二年爲部將
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
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珙殺給事中王柷等十餘人幕府
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刳斫以逞柷者故爲常州刺史
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
厚禮之柷鄙其武暴不降意旣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
於柷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柷不答珙勃
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

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陝州冤
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
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爲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
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
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
色屢陳討賊謀旣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
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王鎔誅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
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
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
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緡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

卽劾珂交構克用爲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爲
網所迮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
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
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
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敝邑敝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
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
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扞守蒲請公自
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
蹙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
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

臂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鴟
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
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
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
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豎大
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
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
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
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
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

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
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
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沈浮
里中龐勛反入盜中爲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
守將湯羣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
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
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
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
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

不從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
詔拜節度使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
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
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
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
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
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珣戍河陽自攻鄆時
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珣
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
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

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爲
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與庸厮
善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
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後
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丐市窮日無
得者抵鉢禡祇杖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
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
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
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

權卽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
甚勞餼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
不出數月走保黽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
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
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
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
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
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
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

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旬援河東克用遣安
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稼部卒
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
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
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
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頡重盈反
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
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

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
盡言納孥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
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
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
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
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
將馬漑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漑敗其衆大順初汴
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
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
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

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鬪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讜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欵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

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爲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也井開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爲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爲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卽逐師儒自爲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

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爲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

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爲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閩人覺衆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

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竝發全忠使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關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嘆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

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諱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卽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

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
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
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
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繫不許旣見慰之飲以酒
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
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
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旣受唐禪
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
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
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

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弈使中和
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
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
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
監軍使吳全勛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
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勛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
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
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

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

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爲鬪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旣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狗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 第七
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
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
陣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
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
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
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
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
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邠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
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
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
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僞襄王謂曰定王
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
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
無所訾責云

無汎普責云

不殊未全忠而為全忠者蘇其師宜矣籍昔謝双不林
室實卑之也良取將欲不殊而卒于爾重榮而得之
而奮其刺豈天不與也哉未文介謝喪王時曰安王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王重榮傳死義如已○如舊書作知

斬之自爲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
因表爲廬州刺史乃以田頔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衝
山將討定鄉盜駢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
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
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敖據壽州
許勅據滁州與行密拏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渙渙
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廻李本逐渙據其城行密虜
之取舒州爲勅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
大將李神福田頔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
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

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
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哀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
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騎兵背城戰行
密臥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
曰兵相迫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
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尚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
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勸行密舉軍縞
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
殺闔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
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

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使高霸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行密乃還旣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糝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山堅壁以須宣

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塘兵二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塘驚北遂圍宣州刺史趙鏗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爲黃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鏗必遁給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偕鏗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壻鏗宵遁獲之鏗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鏗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

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

福擊降旺逐景思攻腰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頽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弈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兒間儒行密之鬪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兒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挖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卽表田頽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

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
以加斂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
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綏勸所部蔡儔以廬
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
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顥超堞降
行密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于親軍
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
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頽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
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頽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
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

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
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
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璠以劉金守
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碭將南襲張訓屯漣
水遣兵浮海掩得其廬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
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來
告窮行密遣臺濛攻蘇州安仁義田頽攻杭州身督戰
別將張崇爲鏐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
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

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斬光三州行密以霍丘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頽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頽於驛亭埭未幾秦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彊天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

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葛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第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龐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清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口

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卽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淠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燎薪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

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旣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濛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勲迎之敗全武兵濛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旣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碎爲行軍司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巧師明年遣朱瑾率兵

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
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
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
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給麾下饗我不
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
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汭雷滿
合兵攻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
奸行密壁黃鄂間杜洪寘鳩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
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
檢校大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

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偽若引去
謀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
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
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
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
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磧洲以樓艦據上流乘
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熾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
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
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
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

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
爲平盧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弘鐸爲感化節度使
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頔捍錢鏐行密討
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
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
全忠全忠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灞口荆南節度使成
汭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溺死勅引衆走冷業
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
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
禽會田頔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

振頔之敗更以臺濛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
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頔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
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
棕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棕以百騎擊走之吏皆
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
告鏐兵復至可棕大破之臺濛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
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
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
州許德勳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爲
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趨江

陵估躡之德勲以梅花海鷗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
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勲謂曰爲我
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
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劔侍陳人張洪因以劔擊行
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劔如故行密蚤出有
盜斷馬鞅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
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濛盛供
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臥內皆經補浣濛還之行密
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慙登城見王茂
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

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爲行密可
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
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爲重乃弑帝以
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
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唯
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
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
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柰何求往見
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
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

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諡渥曰左
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爲兒除之卒年
五十四遺令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
在諸將諡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
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
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投袂
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
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
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

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
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
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渥爲張顥所
制二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
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
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
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
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
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熟視朱溫劫天子而

東謀窮意沮債死牖下可爲長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爲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貰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澱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太康

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慧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爲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間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畧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

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爲攻碭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闕汴水灌宿鄆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卽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旣復留諫大懼全忠爲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爲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

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狗妖辭士心墮矣焚其書督餽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守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

地私置守焉燕下野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鬻鹽抵死宣亡
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
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
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
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
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
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
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
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

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
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卽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
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
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
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
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卽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
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
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
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
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給降導

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
數千縱礮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
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
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勝去景
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
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
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
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謀鄆虛實身將而北會宣
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大將多死乃謀
持久徼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勵有

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
徐州時溥求援於宣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卽遣龐
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
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
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
燔薰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
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乃塹而
守宣饑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於李
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麥敗克用
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

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栢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餘軍道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權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瑾瑾領精騎高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送款欲得瓊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

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援宣爲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确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宣出奔爲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楊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

州節度使昇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
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潁水方涉瑾追及殺傷
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對英善舉姓劉劉學平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卞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
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
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
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
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
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
掠汴鄙全忠兵卻屯胙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

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汜尸於河焚
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
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
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已奈何
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
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卽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
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
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
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
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
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
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
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
畏全忠壽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
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
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
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奄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
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頔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
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
鋒所逐仁義頔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

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頔威等合兵
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
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濛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
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
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
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
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
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
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尉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
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

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顏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隕壘以來糧盡將爲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饗道軍適大疫儒病疔遣建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顏背城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能興顏執儒馱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

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廟以祀

輒以疏

王當海以辨

蘇首關下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楊行密傳左衝○閣本作左衝

二人者渥腹心也○

臣酉

按上文云朱思勅范師從陳

鑄以兵戍洪州下文云三將入皆色動則此二人當

作三人為是然諸本俱作二未詳

孫儒傳仁義走○

臣酉

按上文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

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則儒復拔常潤二州守將當

皆走今但云仁義走而不及李友疑有脫文

仁義頽棄潤州走○

臣酉

按上文仁義間取潤州劉威

田頽等取常州此處不應云仁義頽棄潤州走

田蔣等取常州北魏不熟云云美蔣棄歸州去

云美蔣棄歸州去云云

皆去今母云云美去而不如李支其許知文

守之常州以李文安之四弟對對許說二部守

許許許云美去云云

并三人為景然請本身許一未詳

繼以兵刃共州下支

二人皆武顯心少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日廷宋端論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高趙田朱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

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

鋌鞏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鴟

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鴟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

三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

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

餘竇涌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間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畧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擊設伏詐降仁

厚遣將不持兵入論其衆皆真降渾擊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背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

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劔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卽表仁厚爲

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雄諄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

劔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
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
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
贈司徒

趙犖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犖資警健兒弄時
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
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劔善射會昌中從伐潞
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
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犖爲刺史表于朝授之
旣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

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貲者悉內
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
楷以萬人寇項犖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
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激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
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犖令曰士貴建功立
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
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
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
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
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犖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

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
陳人思奮驍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
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畧地數千里
屠二十餘州唯陳賴驍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
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
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驍悉忠力以孤城抗
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輸調發助
全忠常先宅鎮云

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巢
之圍昶夜擗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犁曙決戰士爭
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驍領泰寧以昶爲州刺
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驍昶
驍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
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
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驍子翊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
皆死以先冢邇賊畏見殘齧卽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
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翊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
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遙領處州

刺史昶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
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圮
珣壘燹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三年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
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
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
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吾衛
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
爲罷市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畧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
行密同里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
頽謀爲多攻趙錕於宣州錕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
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舸追之錕驚遂見禽行密
表頽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
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
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畧頽等屯
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
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
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
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頽寧國

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
檢校太保頽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
已獄吏亦有請頽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
州行密不許頽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
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頽頽
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虛屠士衆也鏐
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頽攻北門鏐登
城與語射中麾下頽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
舉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
授璋衢州刺史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

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璪迎女
且告行密曰頽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頽
行密使人謂頽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頽不從鏐輸
錢二百萬緡犒軍頽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引兵
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
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瀆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
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
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
敵爾於是頽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白行密頽必叛宜
先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

用頽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頽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頽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頽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頽遣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百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臯破頽兵於曷山始頽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頽乃自

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頽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槩米志誠弩皆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槩之一瑾槩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礮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人嘗告

顧必反我不忍負人顧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
濛頓首謝率騎度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顧宿將
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遺壇諸
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顧
顧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
身走城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顧
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
遇伏顧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顧
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
隍濛殊死戰軍潰顧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

其下猶鬪示顧首乃潰顧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
之顧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顧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
已而顧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
儒還元瓘於杭顧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
遇士若楊夔康輶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
文圭有美名金忠鏐交辟不應顧置田宅迎其母以甥
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顧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
顧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
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
縛父子斬揚州市濛字頂雲亦合肥人顧破行密表爲

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賊人譚延壽密表為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錙孫
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
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己
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
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即表
為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
五伍為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
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
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

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
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頽之附全
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為我願執鞭頽喜二人謀絕行
密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
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
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
殺之而廢其妻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頽使出
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
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

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可
與事天子哉此其有奇與而盛之其忠烈也棄泗州
贊曰全忠惠之益也管密志其亦而刻也田薛刻出
錄之而觀其意

壽封不許其數較詳姑錄其大略以見其志士禽
茲曰吾喪則萬子必將復也其地也其志也其
密言密焉其錄也其言也其志也其
忠誠壽列也其言也其志也其
此其壽用其言也其志也其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田頽傳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
澶漫終為涸土○天子下疑有闕文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三劉成杜鍾張王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
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眾
七千推建鋒為主殷為前鋒張佖為謀主略洪虔數州
眾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
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
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

贍爲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搥擊建鋒死斷其喉衆推張佶爲帥佶固辭馬蹠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襟贍于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旣而率將吏推殷爲留後詔卽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

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邸閣居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曦虜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間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殷弟竇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事楊行密爲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臥常有光恠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竇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齋以遣曰爾還與兄

共食湘楚然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
行密喜旣至殷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
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權黨散爲盜者皆以
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
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戍江陵亡爲盜保火門
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
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
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旣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
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

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
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
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
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
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
二軍使人諄辱汭韓楚言尤劇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
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
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
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
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汭畏

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沂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洎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洎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洎遣客伺之方蹴毬洎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洎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洎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葺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

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洎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鹽本隸鹽鐵洎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洎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洎皆手殺之至絕嗣澧朗本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洎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洎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洎大慙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洎與馬殷雷彥威掎角洎身自將而行下知洎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洎爲巨艦堂

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
還何以見百姓汭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汭諸將念私
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
尾斷絕可取也擊汭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汭投江
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勅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
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
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
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客黃州
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

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
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卽拜本
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
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
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
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
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心腹間取永興守之
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
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
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

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
饋餼所仰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
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
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
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
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
將劉存濬坎傳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
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
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
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

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
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
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
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
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
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
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
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
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

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卽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
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
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
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
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謹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
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卽止全諷
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
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
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
臨觀資以裝齎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

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
旣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
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
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
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
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
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
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
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玕旣失援厚結馬殷且
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

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軍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塵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

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卽授節度使漢宏旣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尚誰哉鷓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

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
裒溫州裒兵最彊故漢宏使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
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挈戰遣中人焦居璠持
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
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
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于屯杜
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
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
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爲武寧軍徧將弘

鐸爲吏辱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
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
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
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
暉衆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
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
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
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纜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
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卽

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
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
之爲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
密已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
尚公廼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
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
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我爲舟
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
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
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

傳實襲頔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弘
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
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于海奈何吾府雖隘
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挈
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送以歸表爲淮南
節度副使見尚公廼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
邪謝曰臣爲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
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鉞攻
之約驅民墨鏡其衫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
杭終有國乎約後寢窘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

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
盡殲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暉爲固始令民愛其
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貲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
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
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
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如期宗權切
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
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
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

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
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
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
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
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
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
叢翳徂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
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劔祝曰拜而劔
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劔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
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平乎潮令

戢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圖
劉知謙壽州土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
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
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
據封州有詔卽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
納流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
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
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
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
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瑑叛隱率兵奉迎知柔

直趨廣州禽瑑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
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
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
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
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
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
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
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于國都官之不京旅入自立請全辭為陳史州全忠云
 其下州錄更非李國忠軍圖長敵濟盡怯其眾為
 重視宋全忠以自問長流武尉及下武昌自蘇陳其為
 發其良良天胡時故歸國蘇贈黃留為代散外者人博
 與半之輝不烈悉神文思使大勝心軍韓輝烈蘇驍外
 與人靈武亦不烈悉神文思使大勝心軍韓輝烈蘇驍外
 軍同調外亦不烈悉神文思使大勝心軍韓輝烈蘇驍外
 唐書卷一百九十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忠義上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
 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
 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
 所與終始一操雖顏嵩岱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
 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
 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

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鈇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
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何
哉欲所以爲彼者而爲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
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
丈夫曷克爲之彼委靡輒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
故次叙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爲大
理司直高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爲副
端遂數術密語高祖曰玉牀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
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內惡諸李

今金才已誅次且取公宜早爲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
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臥內擢秘書
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
將軍爲河南道招慰使卽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
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
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
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
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
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
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擷登豆以食端

持節臥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毋
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
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
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汗賊
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卽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
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癯
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
拜秘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稟周孤窮不爲子孫計
貞觀元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

將軍戍涇州爲薛仁杲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煮
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
解與叔良出戰爲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給
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
至勉之無苦仁杲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詈
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
原郡公封戶二千諡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爲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
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悅命
爲統軍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杲斬首

千級舉遣將件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
劫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
曰彼癯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目
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懼亦拔刀逐之
趙弘安爲蔽捍乃免仁杲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
求之古人爲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
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儁曾孫也累功
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
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歎曰生賴其

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
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
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
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
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
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
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
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
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
衛將軍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

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
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
家產衣食弗求羸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
日汲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卒于
官曾亦出資

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
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諡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
有功王表爲屈啞真府左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
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
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弑帝更
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言隋所以亡諭子臧子臧爲故君
發喪訖卽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
粲新劔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兵不進子臧曰乘
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
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
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
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
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
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

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以至於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旣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待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旣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

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
士叡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叡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

玄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劔

舞可借刃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大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黑闥河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効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韃上馬顧眇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貽懼無敢亢須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伏遺以所乘

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爲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唬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

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賊平授絳州總管封郟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衆攻方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諡曰勇初士信爲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臥尸側至曙乃告又徒

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卽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產比亡餘粟盈斛詔賜帛三百段

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槩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爲酷吏所構流死嶺表傳謂乘車盡焚心營地而後葬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私署總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卽拜陟州刺史兄

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驩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羣囚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卽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

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卽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

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公歿於襄邑縣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兵迹盜爲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摯州以來詔卽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

其子襄城郡公

高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頴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入寇叡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卽與虜通叡覺之力不能制卽自經不得死爲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爲叡計者突厥蠶銳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歎息贈冬官尚書諡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叡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公回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經爲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

元初宋璟蘇頲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
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
復疑終太子右庶子漢息觀冬尚書曰尚書曰尚書曰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
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
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
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剗腹中腸出被
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杜
紕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

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
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
晝夜弗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
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
武衛中郎將立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
國公詔鑱其名於秦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
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諡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
中和中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
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

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卽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卽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戶五百主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丞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俊冉祖雍謀須

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孫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孫固請乃成昏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孫子曇得其實之孫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三思遣俊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憬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誅祖雍俊等

先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其職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吏或籍名北軍輒驕墮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而辦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爲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自用品之潛至鎮繕

壁壘積粟構高屋侍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踰碓石取虜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卽位封琅琊郡公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太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嵩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

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
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
貴胄也求千緡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嶺州營贖仲翔苦
無資乃力居貨十年得緡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
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貲以
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
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卽委緡于蠻得仲翔
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酋酋嚴遇
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
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

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
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
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纒經囊其骨
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
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李愷并州汶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譜系疏晦不
復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愷少秀敏舉明經
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爲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
說徧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愷及臨河尉鄭巖說以女
妻巖而歸其甥陰於愷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

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澄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澄監察御史分道檢覈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炅內倚權翫法植私澄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旣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澄不爲應故挾炅譖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使入爲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

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澄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候訶不能知己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崔無諛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澄收殘士數百哀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鬪澄約弈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澄坐留守府弈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澄弈及官屬蔣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諡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澄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關口疇

聖彌望時謂地瘠巖仕終少府監產利埒燈云燈十餘
子江涵風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脫
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
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
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
佛祠者燈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
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偃臥堦中
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
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
興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爲恥而燈約義同列守位自如

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燈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
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
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
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燈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
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
父之操泊然無營汜此高年夫褻忠所以勸臣節也旌
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
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
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卽賜又
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

卽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愷孫爲河南兵曹參軍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愷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卽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考勲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二等以其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爲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

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瑁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弈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愷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

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預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

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

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菑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甌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

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隴右諸
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頌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無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

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侯將軍相州都督郟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秘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

亮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

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

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琚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

山郡公王峻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

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瑄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廷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

刺史虢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

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選盧弈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圜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

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

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温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

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鄭國公韋

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

懷遠

中書令逍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

日知

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唐書卷九十一 列傳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荆州都督周國公武士護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總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鄮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慈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侯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郡公公孫武達

荆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惲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恭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唐書卷九十二 列傳 五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公澄嗣立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虢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州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

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

恩 肅 將軍 何 東 潘 公 周 以 寶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曄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幽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

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

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
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
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鴈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愷

東平郡太守姚閭

右第二

盧弈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

自脩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爲鄆令所

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弈三

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

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弈前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

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卽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爲

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弈臨

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爲變色肅宗詔贈

禮部尚書下有司諡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

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博士獨孤及曰苟
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
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
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奔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
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
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
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諡曰貞烈詔可子
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
德宗念之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
當最召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卒元
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
累云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爲河隴
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
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與良渥介然啓曰臣位三品
當給棨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
故里玄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宴閭
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爲少府監歷衛尉
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

居民孳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度
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爲奪色士聞鉦鼓聲皆
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
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
亦何罪乃殺之卽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
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僞將李廷望爲節度使守陳留
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中宿攻滎陽太守崔
無詖率衆乘城聞師譟自墜如雨無詖與官屬皆死賊
手以僞將武令珣戍焉無詖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望
也始無詖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久乃爲益州司馬

素善楊國忠旣用事引爲少府監守滎陽有詔贈禮部
尚書諡曰毅勇

尚書錄曰殊異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

